

855937

034-25

10155: 6

梅格雷
与佛兰芒人

梅格雷探案

著者/[比] 西默农
译者/朱 静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855937

034-25

1065; 6

梅格雷与佛兰芒人

034-25
1065;6

〔比〕

西默农 著

朱 静 译



F10844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Georges Simenon
CHEZ LES FLAMANDS

根据法国Presses Pocket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

梅格雷与佛兰芒人
[比利时] 乔治·西默农 著
朱 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江苏南漕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50 1/32 印张 5.25 插页 2 字数 83,000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00,001—19,000册 (内塑面本 4,500册)
ISBN 7-5327-0168-9/I·077

普通本 定价：1.30元 塑面本 1.55元

作者简介

乔治·西默农，当代比利时作家，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。在创作数量上超过同时代任何小说家，迄今已发表二百多部长篇小说及大量的回忆录。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一百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，其中有五十八部被拍成电影。以梅格雷探长为主角的系列小说是他最成功的创作成果，被世界各国不少知名作家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纪德、莫里亚克所称赞。

目 次

- 一 安娜·彼得(1)
- 二 “北极星号”(18)
- 三 助产士(34)
- 四 照片(51)
- 五 梅格雷的一个夜晚(63)
- 六 锤子(82)
- 七 三小时的空闲(97)
- 八 访问圣于尔絮勒会修女(113)
- 九 在柳条椅周围(129)
- 十 《索尔凡格之歌》(145)
- 十一 安娜的结局(160)

一 安娜·彼得

火车进了吉凡站，梅格雷走下火车，他一眼就看到安娜·彼得正等在他的车厢前面。

看来她已经预料到他会在这个地方下车！她既没有显得惊讶，也没有感到得意。她仍旧保持着他在巴黎见到她时的仪态，她平时大概也是这副神气。她身穿一套铁灰色西服裙，脚登一双黑皮鞋，戴一顶很平常的帽子，平常得让人以后不会记住它的式样，甚至不会记住它的颜色。

月台上寒风凛冽，旅客寥寥无几，她在寒风里显得比在巴黎时高大，而且更结实一些。她鼻子红红的，手里拿着块卷成一团的手帕。

“探长先生，我相信您会来的……”

她是相信自己的推测呢，还是对他寄予信任？她脸上毫无笑容地迎上前来问他：

“您还有其他行李吗？”

没有了！梅格雷只带了一只沾满污垢的粗皮

折叠包，虽然分量不轻，他还是自己提着。

火车上只走下几个乘三等车的旅客，他们都已走出月台不见人影了。姑娘把月台票递给检票员，检票员盯着她瞧了一会儿。

走出车站，她又平静地说：

“我本来想在家里给您整理出一个房间，后来我考虑还是让您住旅馆比较妥当。我在默兹饭店定下了最好的房间……”

他们在吉凡的一条小街上才走了一百米，就发现所有的人都转过身来瞧他们。梅格雷提着折叠包吃力地走着。他力图观察周围的一切：人，房子，尤其是他身边的安娜。

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他听到一种嘈杂声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于是问道。

“默兹河在涨水，在冲击石桥墩……已经有三个星期停止航行了……”

他们走出一条小巷，默兹河突然出现在眼前。河面很宽，河岸模糊不清，有些地方棕色的河水已经漫到了草地上，还有些地方可以看到露出水面上的货棚。

至少有一百条平底驳船，一些挖泥船，拖轮，一艘紧挨一艘地停泊在那儿，显得拥挤不堪。

“这就是您下榻的旅馆……条件不太好……您是不是先休息一下洗个澡？……”

真奇怪，梅格雷无法弄清楚自己到底得到的是什么印象。可以肯定，还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象安娜这样引起他的好奇。安娜还是那么泰然，毫无笑容，也不想卖弄风骚，有时用手帕轻轻擦擦鼻孔。

她的年龄大概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。她的个子要比一般女人高得多，身体结实，使她失去了优雅的风姿。

她小市民打扮，穿着简单朴素，举止沉着，几乎显得有些高贵。

她就象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一样；她想得很周到。

“我根本用不着洗澡。”

“那么，您是否愿意马上到我家去？把您的折叠包交给侍者……侍者！把这只包送到三号房间……先生过一会再回来。”

梅格雷斜眼睨着她，心想：“我大概显得很蠢！”

安娜把他当成小孩了，然而他无论如何与小孩毫无共同之处。安娜当然并不瘦弱，可是他的肩宽是她的两倍，他穿的那件大衣使他看上去简直就象一座石头凿成的雕像。

“您不太累吧？”

“一点不累！”

“既然不累，在路上我便可以先给您讲讲大概情况……”

——大概情况，她在巴黎已经对他讲过了。有一天，他一进办公室就看到这个陌生女人，她已经等了他两三个小时了，公务员也没能把她打发走。

“这是私事！”他当着两位侦探的面询问她时，她语气果断地说道。

当只剩下他们两人时，她递给他一封信。梅格雷认出是他妻子的一位住在南希的表兄的笔迹。

亲爱的梅格雷：

我内兄把安娜·彼得小姐介绍给我，他们认识十余年了。她是个很严肃的姑娘，她将对你面述她的苦恼，请尽量帮助她……

“您住在南希？”

“不，我住在吉凡。”

“可是，这封信……”

“来巴黎前，我特地到南希去了一趟，我知道我表兄认识警察局里的重要人物……”

这个姑娘不是一个一般的求情者。她毫无惧色，不亢不卑，讲话时语气果断，直视对话者，好象要求索还她应得的东西似的。

“如果您不愿意过问我们的事，我父母和我就完了，这将是一件司法丑闻……”

梅格雷摘要地记下了她的叙述。这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家庭案件。

彼得夫妇在比利时边界开了一片食品店……有三个孩子：安娜在家里照料店务，玛丽亚是小学教师，约瑟夫是南希的法科大学生……

约瑟夫和当地一个姑娘生了一个孩子……孩子已经三岁……姑娘突然失踪了，人们指控彼得家把她杀了或是把她关起来了……

梅格雷本来用不着管这件事。他有一个南希的同事在处理这个案件。梅格雷给南希的同事打了一个电报，收到了一封态度明确的回电：

彼得家极可疑，即将逮捕。

这封电报促使他下了决心。他来到吉凡，这次不是以公务的名义。一下火车，他便陷进了安娜为他安排的一切；对她，他还是很想了解一番的。

水流很急，波涛拍击着每一个桥墩，象瀑布似地发出巨大的声响，冲走了一棵棵的树木。

风呼呼地吹进默兹河谷，翻卷起高得出人意

料的水波，形成了真正的浪涛。

下午三点，夜幕已开始降临。

空荡荡的街上寒风劲吹。偶尔几个行人匆匆而过，因感冒而在擤鼻子看来不止安娜一个。

“您看左边那条小巷……”

姑娘顿了一下，做了一个勉强看得出的手势，悄悄地向梅格雷指了指小巷里的第二幢房子。房子很破旧，二层楼。一扇窗子里已亮灯了——是一盏油灯。

“她就住在那儿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她！热尔梅娜·皮埃伯夫……就是那个姑娘……”

“和你弟弟生孩子的那个姑娘？”

“如果孩子真是他的也算了。可是这件事还没有得到证实呢……您看！……”

有一家门口站了一对男女：一个姑娘没有戴帽子，无疑是一个工厂小女工，一个男子紧搂着她，只见到他的背影。

“是她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说她已经失踪了吗……可是她们都是一路货……您懂吗？……她使我弟弟相信了……”

“孩子象他吗？”

她冷冷地说：

“象母亲……您过来！这些人总是躲在窗帘后面偷看……”

“她家里有人吗？”

“她父亲是工厂里的守夜员，她哥哥热拉尔……”

那幢小房子，特别是那扇亮着油灯的窗子已经深深地印在梅格雷探长的记忆里了。

“您对吉凡不熟悉吗？”

“我有一次经过这里，但是没有下车。”

堤岸又宽又长，看不到尽头，每隔二十米就有几个泊驳船的缆桩。有几个货栈。一幢矮楼房，屋顶上还竖了一面旗子。

“那是法国海关……我们家还要远一点，靠近比利时海关……”

河里波涛汹涌，以致驳船不断地互相碰撞。几匹松了缰绳的马在啃稀稀拉拉的青草。

“您看到亮光吗？……那是我们家……”

一个海关人员看着他们走过去什么也没有说。有一伙水手看到他们就用佛兰芒语交谈起来。

“他们讲什么？”

她没有马上回答，第一次把头转了过去。

“他们说事情真相永远弄不明白。”

她顶风加快了步子，稍许弯弯腰以减少一点阻力。

他们已经走出了城区，到了河边，那里只见到船只、关卡船只出租处。这里那里点着一盏盏电灯，风呼呼地刮着。有一只驳船上还晾着衣服，衣服被风刮得哗哗地响。几个小男孩在泥水里玩耍。

“您的同事昨天还到我们家来过，转告我们预审法官要我们随时听候法院传讯……已是第四次彻底搜查我们家了，连水池都搜过了……”

到了。佛兰芒人^①的房子就在眼前。这幢房子是河边比较主要的建筑，就在河边船只最密集的地方。附近没有其他房子。唯一能见到的房子是离此一百米远的比利时海关办公室，海关一侧插着一根三色标杆。

“请进……”

门玻璃上贴着一些透明纸，是一些介绍擦铜剂的广告。门铃叮咣响了起来。

一进门，人便被一股热气包围了，屋子里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宁静的、甜滋滋的气氛，还混杂着各

① 佛兰芒人：比利时两个民族之一（另一为瓦龙人），住在比利时北部。是日耳曼人中法兰克人的后裔，约五百余万人。在法国、荷兰有三十余万人。

种气味。什么气味呢？有一点点桂皮的气味，更浓烈的是磨过的咖啡的气味。还有石油味以及难闻的刺柏子酒味。

只有一盏电灯。一个白发妇人穿着黑色上衣坐在木制的柜台后面，柜台漆成暗棕色；老妇人正在用佛兰芒语和一个女船民讲话。那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。

“探长先生，请您从这边走……”

梅格雷朝堆满商品的货架很快瞟了一眼。他特别注意到了柜台顶端有一部分包了锌皮，上边放了一些装着烧酒的锡嘴酒瓶。

他没有来得及停下仔细看。他们又走过了一扇镶着玻璃挂有门帘的门；穿过厨房，看到一个老头靠着火炉坐在一把柳条椅上。

“从这里走……”

走过一条较阴冷的走廊，又走过一道门。出乎意料这里还有一间屋子，一半作客厅，一半作饭厅，放着一架钢琴，一只小提琴盒子，打蜡地板光洁明亮，家具舒适，墙上还挂着一些油画复制品。

“请把大衣给我……”

饭桌已摆好了：一块大方格桌布，银制刀叉，细瓷杯盘。

“您喝点什么……”

安娜把梅格雷的大衣挂在走廊里，她穿一件白色绸衬衫回进来，这件衬衫使她更不象一个年轻姑娘了。

不过，她身材很壮实。为什么她这样年轻就失去了女性的魅力了呢？看来她不象在恋爱，不大会有男人爱上她。

一切似乎都事先有所准备。她拿来了一壶热气腾腾的咖啡，冲了三杯。她又出去拿了一盘米粉馅饼回进来。

“您请坐，探长先生……我母亲马上就来……”

“您弹钢琴吗？”

“我和我姐姐都弹……但是她比我忙……晚上她得改作业。”

“谁拉小提琴？”

“我弟弟……”

“他不在吉凡吗？”

“他一会儿就来……我已通知他您要来……”

她把馅饼切开。不由分说地给了客人一块。彼得太太进来了，她双手搁在肚子上，稍微笑笑表示欢迎，微笑中充满了忧伤和无可奈何的神情。

“安娜告诉我您愿意……”

她的佛兰芒人气息比女儿重，说话还带有一点佛兰芒的口音。不过，她身材苗条，一头显眼的

白发给她增添了一种高贵的气派。她象一般忙忙碌碌、坐不住的女人那样挨着椅子边坐了下来。

“您赶了那么多路，大概饿了吧……而我，自从那件事以后就一点胃口都没有了……”

梅格雷想起厨房里那个老头，他怎么不来一起吃馅饼？就在这时候，听到彼得太太吩咐她女儿说：

“送一块给你父亲去……”

然后，她对梅格雷解释道：

“他几乎不再离开他的椅子了，他几乎不知道……”

这里的气氛似乎都显示了这里没有发生过什么悲剧，使人觉得不幸的事件可能发生在外边，并没有扰乱这家佛兰芒人屋子里的宁静，他们的屋子里没有一粒灰尘，没有一丝微风，除了呼呼的炉火声再也没有其他的响声。

梅格雷一边吃着厚厚的馅饼一边问道：

“准确地说是哪一天？”

“一月三日……星期三……”

“今天是二十日……”

“对，当时我们没有马上受到控告……”

“那位姑娘……你们叫她什么来着？”

“热尔梅娜·皮埃伯夫……她是晚上八点钟光景来的……她走进店堂，是我母亲接待她的

.....”

“她来干什么？”

彼得太太脸部一阵抽动，把眼泪忍住了。

“总是老一套……抱怨约瑟夫不再去看她了，不把他的情况告诉她……这样一个用功的小伙子！……我向您保证，不管怎样，他都能继续学习下去……”

“她在这里呆了很久吗？”

“大约五分钟……我不得不对她说不要大声嚷嚷……船上的人会听到的……安娜进来对她说，她还是走的好……”

“她走了吗？”

“是安娜把她送出去的……我回进厨房收拾桌子去了……”

“从那以后您再也没有见到过她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这地方没有人再碰到过她？”

“他们都说没有。”

“她没有威胁说要自杀？”

“没有！这种女人是不会自杀的……再来点咖啡吗？……一块馅饼？……是安娜做的……”

安娜的形象上又增添了一笔色彩。她平静地坐在椅子上，仔细端详着探长，好象他们俩的角色对换了，就好象她是奥尔费弗尔河滨街司法警察